



“新话本”:儿童“话”的艺术创新与诗性演绎

□班 马

浙江文艺出版社5月推出的萧萍“新话本”系列《沐阳上学记》(4卷本),让人眼前一亮,它们是近年来少有的、具有实验与探索性的儿童文学作品。

或许正是这一“话”的概念,引起了对于“读”的扩展探讨兴趣:“读”,即(现在的)阅读的行为;“话”,即(文学史的)“话本”现场;那么“读”与“话”的互动是否朝向一种(未来的)“超文本”?其具有的“话”的现场叙事与诗性实验,对于未来的中国儿童文学阅读与写作又将构成怎样的意味?

“话”空间:“主创”与“代言”及多界面叙事

萧萍的《沐阳上学记》以儿子为创作原型,讲述了一个名叫沐阳的小学生在学校和家庭的生活故事,细节描摹生动幽默,宛如一个人童年的成长记录手册。其实,这类故事题材并不新奇,那么《沐阳上学记》为什么会给人特别的阅读体验呢?

它的叙述语境之中有三大混搭结构:其一《童诗现场》,为儿童李沐阳的韵律化口语所引入的童年诗趣和自由幻想的长短句;其二《沐阳讲述》,则以儿童李沐阳角度的(儿童)原生态口语转述。其三《老妈日记》,直接出现了作家兼母亲“萧萍”的教育随笔插评。

这正是我的兴趣所在,萧萍作为儿童或叙述者的多角度“代言”模拟,自如切换于多种“代言”话语,成为《沐阳上学记》“话”的全部表意及手段——它使得作家成为穿行于多界面的“总叙述者”,一种既老又新的“说客”或“主创”的叙述者。

北宋就有“说客”式的说书人:他可以替各色人等,甚至包括动物进入平行移情式的代言,并可以忽地跳出所有角色,完全以“我”或“听众”来进行“插评”;又类似于现场总导演,集说者、听者、观者、问者于一身,对故事的演绎是“多界面”的。这在当下传媒的各种“说艺”,如新媒体的综艺或直播中也可以见到:一位主创导演并穿插于多种“界面”,从多视点或全景式的叙述角度演绎角色。其实,大众传播叙事的电影的表达方式,正是通过“话语”的多角度与多通道,实现跨越当下时空及叙事逻辑的切换。

那么,《沐阳上学记》是否存在着一个更高的“叙述者”的作家身份——属于与新媒体时代相关的“作家新写作”的新型叙述者。

“话”与“声”:新媒体时代的“现场性”与“文艺性”

我们读“新话本”《沐阳上学记》,最突出的感觉莫过于那“话”中的一系列艺术现场——小几心灵的“游戏吃语”童诗、儿童口述实录的日常话语,乃至代天下家长设问与感叹的日记,营造出一种“拟同期现场”,一种并行空间的叙述声音与阅读体验——在我看来,萧萍以自身关于诗歌、戏剧、演艺、导演的学术背景,对于“话”进行了儿童文学现代写作意义上的扩展,从而实现了当下的现场感以及表现力。

如果进一步探究“话”所引发的、超越平面文字的现场感,我们是否意识到,已有的阅读经验可能正在或已经让我们错过作者对“话”的艺术设置以及对新的阅读效应的预设。这是惯常的阅读方式(一种正常的方式)带来的困惑。不过,面对新媒体时代的新界面作品时会发现:当今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向了视觉主导方向(不涉及文字的思维加工),而且正被有效地运用到诸如绘本等图书的创新之中。

从儿童美学的感应机理和多重阅读效果来看,《沐阳上学记》之中的“话”与“声”让我们进一步反思:儿童文学阅读是否只读到“文”,而未曾享受其间的“艺”?文与艺是何时分离的?文与艺的重新合体又是否会成为“新媒体作家”的整合之路——开创“导演型”的作家身份,融文、诗、小说、童话、言论于一炉,对于话语、语音、身心韵律、心理辅导技巧的现场的诗性演绎?

或许,“新话本”之于作家的意义是对“话”的合理运用,犹如艺术原本就是合为一体的,犹如“说”,其间充满:表(说)、演(动作)、学(各种模仿)、拟(一把折扇的虚拟实物)、转场(一记惊堂木、新媒体的“切换”或“黑屏”);更不用说“话”的多角色、多语感、多声部和多腔调的话语空间,营造着超乎单一“文”的表达而上升到“文

艺”的现场之境。

显然,当我们把“话”的综艺表达方式置入家庭的现场感;当我们从“新话本”图书的“话”,读出了亲子相处的现场感,这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懂得萧萍的“话”之真意与现实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新话本”中被置入的诗性,也是对于儿童成长题材作品异乎寻常的话语指示:或许意指儿童教育已经缺失“诗性”;儿童文学教育性的诗性提升,如何达成对经典文体的致敬和回归?

“话”与“歌”:童年天然的“韵律”与“节奏游戏”

《沐阳上学记》的“新话本”方式,尤其凸显在其《童诗现场》的诗体话语中。它是一种“口语体”的念法,长长短短的句子很有游戏性的快乐,接近了学生们熟悉并热衷的所谓“校园歌谣”,虽然还不是“说唱”,但也带有文字游戏的环绕性和编排感。从话语的角度来看,它的可念可诵和突出的语音、韵律等,似可看成是整部作品的总叙述者正在进行的一种多界面的话语编织。

《童诗现场》的“话”是有声的,一方面以男孩沐阳的角度来演绎纯真之声,是看似“没头没脑”的“词语飞行”,是一段自由随意而眼花缭乱的时光,是一次从日常事物而瞬间穿越异次元的神奇之旅。而另一方面,这“现场童声”仿佛前奏或者“诗行引渡”,像开场诗一样先期带领着读者,“预演”进入之后的《沐阳讲述》的相关故事主题或内容。

萧萍显然看重“童诗”对童年的作用力,她很有创想并能掌控诗句的语音与韵律。韵律恰恰是作品所强调的艺术要素,而韵律在本质上是万物的不同节奏。

“歌”更能够表达我读《童诗现场》后的直感:它蕴涵童年李沐阳的独有身心韵律。它来自于自由恣意的儿童生命,并从日常琐屑穿越越想象,是儿童心灵和身体合一的歌唱性状态。当一个孩子能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中恣意地“唱歌”,那就是天下最好的童年状态。

而那些没有唱出来的“话”与“歌”,也充满在孩子的身体、神色、动作、情绪之中,表达在孩子快乐、癫狂、游戏和歌唱般的口语中,那是萧萍要赋予“沐阳”和所有孩子们的童年韵律感。

作家有意展示童年的“沐阳们”的狂欢状态和直播语态,并将之置顶在作品之首,顿使教育也放出灵动之光,发出快乐之声——它们理应有的声音、韵律以及身体情绪,被淋漓尽致地融入“新话本”的表达之中。

由此,我再次意识到这一系列作品中关于语音与声音的现场意义:童诗、沐阳讲述、妈妈自白,犹如“话”的三种“说法”,而这三种“现场”又仿佛三部曲,它不同于一般传统书写的层次;它的话语在三个不同界面以及三种不同(文体)媒介进行着各自演绎,并共同汇成有关儿童文学、成长与教育的交响,从而发生创造性的阅读节奏与艺术韵律:“说”诗——“说”故事——“说”教育,这三大界面从不同空间带来“读”与“话”的现场互动与共鸣,在“声”“话”重构的亲昵关系中,在当下网络新媒体的交互语境上,创造互文、互换和互评的阅读体验,引发我们对儿童生命成长的无限感怀。

■短讯 多方共议曹文轩作品的开发合作

近年来,少儿出版正逐渐从追求数量规模向追求质量效益的转变,多种少儿出版业态不断涌现,图书的“全版权”时代正在来临。6月20日,由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主办的曹文轩作品“全版权”拓展大会在京举办,各界嘉宾就曹文轩作品“全版权”的拓展进行了研讨并签署了合作协议。

曹文轩在致辞中说,这是一个无限延展的时代,作家只管写作品就是了,因为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那部作品具有可以发生这一切的品质。作家要做的就是配合,配合那些有足够智慧能力将你的作品以其他形式呈现。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谈到,曹文轩的获奖将带动中国儿童文学的更快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的“全版权”运营也将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辽宁儿童文学发展恳谈会暨儿童文学改稿会召开

日前,由辽宁省作家协会创研部、辽宁儿童文学学会主办的“放眼世界·辽宁儿童文学发展恳谈会暨辽宁儿童文学改稿会”在辽宁文学院举行。辽宁省作协副主席沙宪增在恳谈会上讲话,希望通过交流,拓宽全省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的文学视野,探索儿童文学创作的新路径。

在恳谈会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国际执委张明舟详细梳理了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过程的过程。张明舟表示,具有国际视野的儿童文学创作应具有儿童视角,从儿童角度展现并引导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与探索;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在美学上有较高造诣,摄取并升华人性能共通的情感。

在恳谈会上,马力、肖恩志、王立春、于立

■言论

中国是有图画书的,它的变化和进步与中国大历史同步。

它有过绘画的灿烂、整体的天顶、热闹的复兴、懵然的蹉跎。即便在天顶时,也有个别图画书奇迹般地出现。在不许种花的年代,作者在书中留下许多美丽的花和一丝理性的光。

若拿着日本绘本的尺度否定中国有过图画书,就像用英吋和厘米否定中国古代度量衡的历史一样荒谬。况且,日本绘本不是公制,也不可能成为公制。

回望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历史风景,会让我们对中国图画书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艺术形态有所了解,会让我们对中国艺术家的创造力产生不灭的信心,回望已往,为的是凝视当代。

艺术史表明,在古代,帝王和贵族的审美对艺术形式的生发有重要影响,如徽班进京、如洛可可艺术。在近现代则是中产阶级通过审美消费对艺术发挥重大影响,如日德兰画派、如古典浪漫主义音乐。

观望当代中国,2009年是一个重要坐标,这一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达到了人均3000美元的台阶。尽管专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3000美元标志着在2009年前后有众多国民成为中等收入阶层,有不确定的统计显示这占了城镇居民人口的30%,约两亿。

一般都把良好的教育背景作为中产阶级的必备条件之一。因此,他们的消费审美往往追求典雅、自然、精致,这种取向影响了城市规划、住宅设计、服装设计等方面,细小如芥的图画书也受到极其巨大的影响。

中产阶级夫妇大都是从严格的应试教育中挣扎出来的,对自己的孩子也将重蹈覆辙早有思想准备,但他们格外重视孩子的阅读,特别是对具有古典气息的图画书的阅读。

这是与未来职场拼搏无关的准备,而与爱、与美好有关。由于他们的阅读背景,他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认识到图画书是人类美好情怀的最后方舟。

若历经沧桑的地球最后终于沉寂,一队考古者飞抵荒凉的地球,当他们观看了全部电影和游戏软件以后会说“地球人是一种自相杀戮的残忍生命”。但打开全部童话书时,会说“地球人是多么美好且美丽的生命”。

的确,包括有创世传说到儿歌的文学图画书几乎无一例外地讲述着人类的美好情怀。所以年轻父母无论如何都想为孩子未来的考场、职场、市场等等残酷拼搏的惊涛骇浪中,留下一叶有爱栖息的方舟。

因此,童书和住宅、汽车一起成了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但他们不会静等艺术家和出版人把图画书塞进手中,这是一个既具有消费能力也极具行动的阶层。他们能积极表达诉求,选择符合他们消费取向的图画书,于是数以万计的以交流、阅读和推广图画书为已任的绘本屋出现了。这些绘本屋的主持人多半是中产家庭的女主人,有别于赢利性绘本馆,她们通过网络、电台、展览、讨论、演讲、表演等方式遴选、推广图画书。在南方的一个美丽社区会出现一座由尹藤忠雄设计的阅读图画书的地方,为孩子备下蛋糕和书。在文化史中,还从未有过这种雅文化形式有如此波澜壮阔的强大民间推动力。

由于当下的中产阶级夫妇的阅读起步正是引进版图画书风生水起之时,他们的所见多是进口图书,以理论标准批评或忽视中国原创图画书。

于是,就文学图画书而言,中国图画书的原创正处于尴尬的境地:原创历史不被承认,创作方式惟有向国外借债、评判标准混淆不清……

但这种尴尬是风云际会的历史必然,我们必得坦然接受。

这种尴尬也是黎明前晨风的呼啸,呼唤我们跃起。

创作的方式方法有如繁锦,色色不同。但我们跃起时,手中必得紧握超越于日欧和西方范式的图画书评价体系。

作家、评论家应当以创新勇气,建立“文学图画书”和“图画书文学”两种概念,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梳理图画书中的各种分支及文图关系,永远当人家的跟屁虫。

图画书文学应当列为文学样式的一种,每件作品都应该有思考、有激情、有优美正确的祖国语言……是虽短小但完整到能独立阅读的文学作品。指望用图画来完成叙事的想法应该摒弃,这种想法终将导致图画书文学的简化,最终只剩下“?”和“!”,而不再是文学。

同样,认为没有文字,图画就无法叙事,这种想法故事陈迹既烦琐又不完美,还失去了思考和激情。上世纪50年代的图画书文学往往如此,难有后来的《麻雀》这样站在人类精神思辨高度的作品。

记住,为儿童创作,所依凭的不是作者的童心童趣,而是作者经年积累于心的对世界的认识,将其用童话的方式、用文学和图画释放出来。这需与其他艺术不同的技巧,无论作家还是画家,都可以从心理学和艺术学研究成果中获得帮助,使自己拥有一双辉煌灿烂、富有想象力的翅膀。

要抛弃费用的文图关系范式,建立一个“故事各自表述”的创作和评价系统,这符合当下中国原创力量 and 编辑水平的现实,有利于图画书文学和插图的发展。

文学图画书作为精神方舟也起着文化薪传的作用,因此,它的文学和图画也应该有文化踪迹可寻。图画也应该具有善意的技巧,而不是粗陋的、吓人的;应承继并提升传统的沉稳的绘画工艺,做出精致、典雅的作品。

至此,我忽然想起也是现实存在的并不算新的新景象:中产阶级对于图画书的热情,还让年轻的中产者自己也爱上了图画书,兼顾大人的文学图画书像新的旗帜飘起,如《向左走,向右走》《彼岸》《半只饼》。我们应该欣赏它并试着纳入评价体系。试想,若是动画电影对象只限定儿童,那决不会有今日之成就。

有规划称,到2025年,中国中产阶级将达到5亿,这将是中产阶级原创图画书的另一个台阶。

《小竹马历险记》:童年玩伴的神奇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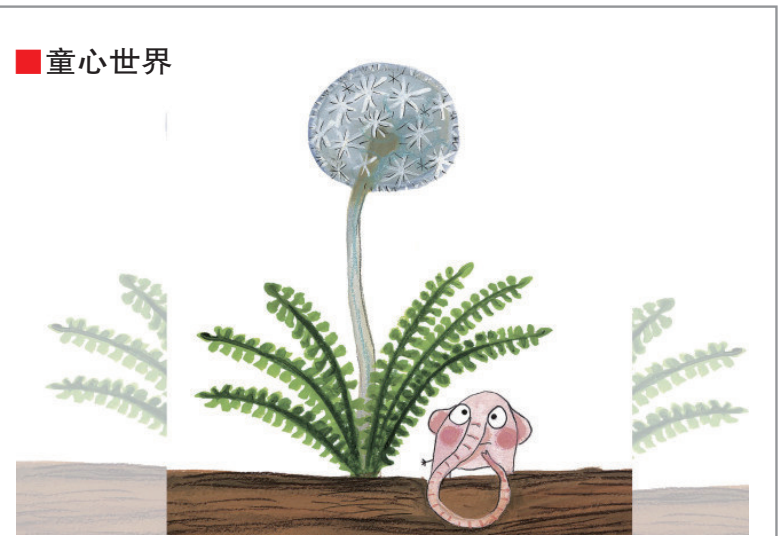
□谷斯涌

我对“小竹马”并不陌生,它曾是我童年的玩伴儿。我的老家在江南水乡,儿时也曾拿根小竹竿往腿下一夹,嘴里便唱起歌谣:“竹马竹马真正好,不喝水不吃草,颠儿颠儿到处跑,跑到山上乘阴凉,跑到海边去洗澡……”当然,那只是个自创玩具,是想象中的“交通工具”,能驮着小孩到处奔跑。如今,它居然又进入新的童话篇章,成为孩子们十分喜爱的童话人物。

《小竹马历险记》是作家郭洪波创作的长篇童话故事,包括沙漠历险和海上历险两部分,反映的是当代儿童的现实生活。主人公是小竹马,它的小主人是芳芳和元元。这匹小竹马跟我们小时候玩的小竹竿可不一样,它是魔术师伯伯在生物学家的帮助下,花费半生的心血才培育出来的,具有神奇的魔力!在小竹马帮助下,芳芳和元元姐弟俩在惊心动魄的冒险经历中,英勇奋战,打败了盘踞在格里奇奇大沙漠的黄沙妖和风婆子,把风沙城变成了绿树成荫、百花争艳的鲜花城。后来,风婆子逃到海边,同海妖狼狈为奸,在孩子们的外婆家白鹭岛捣乱,枯萎了岛上的红树林,驱赶走可爱的白鹭鸶公主……于是,小竹马和它的小主人、白鹭鸶及白鹭岛人齐心协力,同海妖风婆子斗智斗勇,经过一连串神秘、惊险的搏斗与较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想象是童话的灵魂,没有想象也就没有童话艺术。童话中的“宝物”都是由常物变化而来,童话作家发挥艺术创造力,展开丰富想象,才把普通的工具、物件,变成有感情、有思想的“童话人物”。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在交代小竹马由常物变为宝物的过程时,既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又叙述得合情合理,巧妙地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引领小读者自然而然地进入奇妙的童话世界。

这部童话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作者描写的场景丰富多彩,气势恢弘:热浪蒸腾的大沙漠、波浪滔天的海洋、沿着海滩一眼看不到尽头的红树林、遮天蔽日的白鹭鸶兵团……都能令孩子们浮想联翩。书中还涉及动植物成长、生态保护等方面,《小竹马历险记》虽然是一本小书,讲的却是一件大事:爱护生存环境,让蓝天、白云、绿树、鲜花和白鹭鸶永远陪伴着我们。



《花园小象波米诺》插图 【法】雷蒙娜·巴蒂斯库 作 邦雅曼·肖 绘

儿童文学评论

·第399期·

